

CSSCI集刊

文学评论丛刊

【第11卷 第1期】

主办 | 南京大学文学院
《文学评论》编辑部

论苏轼在后代的影响

望江南：想象江南的几个维度

“天地之心”与“王者之迹”

——汉代《诗经》学中的两种文化阐释倾向

都邑赋的历史内涵与文化思考

——从《光明日报》设“百城赋”栏目谈起

域外汉籍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现代意义

——以宋代文学研究为例

朝鲜诗人李尚迪与清朝文士的交往

On Su Shi's Influence on the Later Period

Looking at Jiangnan: Some Points about the "Jiangnan" in Imagery

"The Heart in the Earth" and "The Trace of the King"

——The Tendency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Two Cultures in *The Book of Odes* of Han Dynasty

Historical Meaning and Culture Thought in the Odes of City

——Starting from the Column of "Bai Cheng Fu" in *Guang Ming Daily*

The Modern Meaning of Study on Chinese Classical Culture of Han-Nationality Beyond the Region

——Take the Literary Study in Song Dynasty as an Example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Korea's Poet Li Shangdi and Scholars in Qing Dynasty



南京大学出版社

CSSCI集刊

文学评论丛刊

【第11卷 第1期】

主办 | 南京大学文学院
《文学评论》编辑部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评论丛刊. 第11卷. 第1期 / 周勋初, 杨义主编.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11
ISBN 978-7-305-05544-7

I. 文… II. ①周… ②杨… III. 文学评论-中国-丛刊 IV. I206-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41386 号

出版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press.nju.edu.cn>
出版人 左 健
书 名 文学评论丛刊(第 11 卷第 1 期)
主 编 周勋初 杨 义
责任编辑 荣卫红 编辑热线 025-83592148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南京人民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印张 17.75 字数 438 千
版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05544-7
定 价 38.00 元(含光盘)

发行热线 025-83594756
电子邮箱 sales@press.nju.edu.cn(销售部)
nupress1@public1.ptt.js.cn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目 录

“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与现代中国社会研究”专栏

编者按·····	(1)
论苏轼在后代的影响·····	莫砺锋(3)
望江南:想象江南的几个维度·····	程章灿(17)
“天地之心”与“王者之迹” ——汉代《诗经》学中的两种文化阐释倾向·····	徐兴无(24)
都邑赋的历史内涵与文化思考 ——从《光明日报》设“百城赋”栏目谈起·····	许 结(39)
域外汉籍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现代意义 ——以宋代文学研究为例·····	卞东波(46)
朝鲜诗人李尚迪与清朝文士的交往·····	徐雁平(56)
* * * * *	
论文学精神·····	杨守森(68)
陌生化与现代日常生活批判 ——陌生化诗学的价值维度建构·····	杨向荣(78)
隐喻与相似性·····	朱全国(86)
福柯的话语理论与当代文学批评·····	刘 晗(94)
当代文艺学视野下“龙学”研究的缺失·····	夏 静(102)
“言无言”、寓言与语言的疯狂 ——庄子和保尔·德曼语言哲学的比较研究·····	昂智慧(110)
“慷慨”考辨·····	徐玉如(118)
楚人体质与屈原性格心理之关系初探·····	郭万金 刘毓庆(125)
陶诗《乞食》的真实性问题·····	徐 炼(134)
制从长庆辞高古 ——论元稹对于制诰的革新·····	郭自虎(145)
苏轼与“伪苏注”现象·····	杨经华 周裕锴(156)
“《诗》亡然后《春秋》作” ——清初“诗史”说中的一个公共话题·····	张 晖(162)
方苞古文理论与清代翰林院之关系·····	潘务正(170)
东南文化与徽商的诗词创作活动 ——以“扬州二马”为中心·····	方盛良(181)

- 比体诗的滑落与古典小说回目的萌蘖…………… 李小龙(191)
- 文科建制与中文系课程设置的经典化过程
- 从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到南京大学…………… 沈卫威(201)
- 《野玫瑰》:从旧市民电影向左翼电影的过渡
- 现存中国早期左翼电影样本读解之一…………… 袁庆丰(214)
- 鲁迅早期的文明观之一
- “人类普遍观念”的形成…………… 韩雪临(220)
- 从《夜颂》看鲁迅的幽暗意识…………… 李永建(227)
- 论闻一多从“温柔敦厚,诗之教也”里嗅到的血腥…………… 李乐平 肖佩华(236)
- 现代主义·都市空间与现代性
- 兼及中国现代主义都市表征论…………… 胡希东(242)
- “单一”与“驳杂”
- 从十七年短篇小说的几个叙事因素谈起…………… 魏宏瑞(249)
- 语言在“欲望”中的嬗变
- 解读当代小说的话语结构形式…………… 祝 峰(256)
- “德里姆河”的隐喻和张抗抗的随笔…………… 夏元佐(263)

书 评

透入到历史和文学的深处

- 周勋初先生《馥波集》读后…………… 李德辉(270)

Contents

A Column for *Chinese Ancient Literary Art and Modern Chinese Society Study*

Leaderette	(1)
On Sushi's Influence on the Later Period	Mo Lifeng(3)
Looking at Jiangnan: Some Points about the "Jiangnan" in Imagery	Cheng Zhangcan(17)
"The Heart in the Earth" and "The Trace of the King" ——The Tendency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Two Cultures in <i>The Book of Odes</i> of Han Dynasty	Xu Xingwu(24)
Historical Meaning and Culture Thought in the Odes of City ——Starting from the Column of "Bai Cheng Fu" in <i>Guang Ming Daily</i>	Xu Jie(39)
The Modern Meaning of Study on Chinese Classical Culture of Han Nationality Beyond the Region ——Take the Literary Study in Song Dynasty as an Example	Bian Dongbo(46)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Korea's Poet Li Shangdi and Scholars in Qing Dynasty	Xu Yanping(56)
* * * * *	
On the Literary Spirit	Yang Shousen(68)
Defamiliarization and Critique of Modern Everyday Life ——The Value Construction of Defamiliarization	Yang Xiangrong(78)
Metaphor and Similarity	Zhu Quanguo(86)
Michel Foucault's Discourse Theory and the 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 Contemporary Era	Liu Han(94)
The Limitation of Research into "Branch of Learning on WXDL" in the View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Theory	Xia Jing(102)
"Yan Wu Yan", Allegory and the Crazy Language ——Comparative Studies on Zhuangzi and Paul de Man	Ang Zhihui(110)
On Examination and Discrimination of "Generosity"	Xu Yuru(118)
Study on the Physique of Chu and Qu Yuan's Character and Psychology	Guo Wanjin & Liu Yuqing(125)
The Realities of Tao Yuanming's Poem <i>Qi Shi</i>	Xu Lian(134)

- On Yuan Zhen's Stylistic Innovation of Imperial Announcements and Edicts
..... Guo Zihu(145)
- Sushi and "Weisuzhu" Phenomenon Yang Jinghua & Zhou Yukai(156)
- "The Beginning of *Chunqiu* after *Poem*"
——A Public Topic in "*Epic*" of the Early Stage of Qing Dynasty
..... Zhang Hui(162)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ng Bao's Ancient Prose Theory and the Imperial Academy in
Qing Dynasty Pan Wuzheng(170)
- Southeast Culture and Poetry Writing of Huizhou Merchants
——Focusing on "Yangzhou Er Ma" Fang Shengliang(181)
- The Declination of Bitishi and the Bud of Huimu Li Xiaolong(191)
- The Establishment of Arts and the Developing Process of Chinese Courses
——Starting from Southeast University, to Central University, to Nanjing University
..... Shen Weiwei(201)
- WildRose*: from Old Urban Films to Left-wing Films
——Analysis on a Remained China's Film during 1930's Yuan Qingfeng(214)
- One of Lu Xun's Early Viewpoint of Culture
——Forming of Human Universal Concept Han Xuelin(220)
- On Luxun's Sense of Gloominess in his *Ode to the Night* Li Yongjian(227)
- The Bloody Theory from the Old Saying "Gentle and Soft Honest and Sincere Is the Topic
of Poem Teaching" of Wen Yiduo Li Leping & Xiao Peihua(236)
- Modernism or the Space of Metropolis and the Modernity
——Discussing the Token of Metropolis About Chinese Modernism
..... Hu Xidong(242)
- "Single" and "Rich"
——About Narrative Factors of Fiction in 17 Years Wei Hongrui(249)
- The Language Transmutation in "Desire"
——Interpretation of the Language Structure Form in the Contemporary Fiction Text
..... Zhu Feng(256)
- The Metaphor of Delimu River and Essay of Zhang Kangkang Xia Yuanzuo(263)
- Book Review**
- The Penetration of Its Thought into History and Literary
——The Impression of Mr. Zhou Xunchu's *Yu Bo Ji* Li Dehui(270)

“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与现代中国社会研究”专栏

编者按：

“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与现代中国社会研究”是南京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于2006年承担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由莫砺锋教授担任首席专家。经过两年的研究，产出了一系列阶段性成果，为项目的最终成果奠定了基础。本刊特辟专栏，向学界刊布部分课题组成员的研究成果。这六篇论文涉及到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与中国社会文明的形成及现代华人社会的关系、中国古代文体的古今演变与现代意义、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和东亚文明交流等子课题的研究领域。无疑，这些成果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是拓展性的，无论是从中国与东亚的空间，还是从古代与现代的传承，都能让我们看到这些论述对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精神的深入阐释，看到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对现代中国社会的影响与转型。

论苏轼在后代的影响*

莫砺锋

无论生前还是身后,苏轼都赢得了巨大的名声和广泛的热爱。更重要的是,苏轼不是一颗倏然划过长空随即消逝的彗星,而是一座永远矗立在华夏大地上的巍然丰碑。苏轼的作品和生平是后人说不完、道不尽的热门话题,苏轼其人是后人心中永不消逝的亲切记忆。本文拟从三个方面对苏轼在后代的巨大影响进行论述。

一、“大苏死去忙不彻”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凡是被统治者迫害诋毁的人物,不出几十年,就会得到彻底的平反。当初诋毁得越厉害,日后平反的幅度也越大,所谓“永不叙复”,简直是痴人说梦。苏轼就是一个显例。崇宁元年(1102),朝廷立“元祐奸党碑”,苏轼的姓名赫然列于待制以上官之“首恶”。崇宁二年(1103),朝廷下诏销毁苏轼文集的印版以及苏轼书写的所有碑碣榜额。崇宁三年(1104),朝廷重定党籍碑,宰执之“首恶”由文彦博变成司马光,苏轼则依然列于待制以上官之“首恶”。宣和五年(1123),朝廷再次下诏令福建路、四川路等地销毁苏轼文集的印版。苏轼简直成了十恶不赦的反面人物。然而天道好还,到了南宋建炎二年(1128),朝廷就追复苏轼为端明殿学士,尽还致仕应得恩数。建炎四年(1130),高宗令苏轼之侄苏迟呈进东坡著作。绍兴元年(1131),朝廷特赠苏轼资政殿学士、朝奉大夫。绍兴九年(1139),朝廷诏令郟城县旌表苏轼坟寺。乾道六年(1170),朝廷诏谥苏轼为“文忠”。乾道九年(1173),宋孝宗亲自为苏轼文集撰写序言,表彰苏轼的“忠言谏论,立朝大节,一时廷臣,无出其右”的政治功绩和“雄视百代,自作一家,浑涵光芒,至是而大成矣”的文学业绩,并慨叹说:“敬想高风,恨不同时!”^[1]至此,赵宋王朝全面完成了对苏轼的平反昭雪。

其实苏轼哪里需要朝廷来为他平反?苏轼生前的名声如日中天,其身后的声望也历久不衰。苏轼的精神早已深深地渗入了华夏历史,他的影响必然会与日俱增。

明人董斯张有两句话说得很有趣:“大苏死去忙不彻,三教九流都扯拽。”为什么苏轼死后还会如此忙碌呢?人们又为何要争相“扯拽”他呢?

苏轼的崇高声望是一笔可贵的资源,它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都有巨大的潜在价值,所以人们趋之若鹜。南宋朝廷褒奖苏轼,就是看中其政治声望。甚至某些个人也能从苏轼的

* 本论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与现代中国社会研究”成果。

声望中获得好处,具有正面意义的例子是,凡是曾受苏轼沾溉的士人,既能获得教益,又能获取名声。“苏门四学士”与“苏门六君子”能够名垂青史,固然与他们自身的成就有关,但不言而喻,身列“苏门”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苏轼的幼子苏过、侄儿苏远、同乡唐庚,^[2]都被称为“小东坡”,这对他们享誉士林大有裨益。谢民师的族人摘取苏轼称赞谢氏诗文如“上等紫磨黄金”的话称谢氏文集为《上金集》,谢氏从此文名大振。画家朱象先曾经苏轼品题,从此自高身份,不肯轻易下笔。^[3]刘季孙因此作诗赞之:“一画不轻付,俗子吾避汝。……斯人定如何?篋有东坡语!”^[4]具有反面意义的例子则是北宋末年的大宦官梁师成,此人机敏而无耻,因出身低微,便想攀一个名人做父亲。他听说苏轼曾放走几个侍妾,便妄称其母亲是苏轼的侍妾之一,当年怀着身孕离开苏家,后来生下自己。^[5]梁师成还想与苏轼的从孙苏元老攀亲戚,遭到拒绝。^[6]宣和年间朝廷禁止苏轼诗文,梁师成竟向徽宗泣诉:“先臣何罪?”梁师成的行为可谓无耻之尤,但这也说明苏轼的声望有多高,在党禁正严的年代里竟然还有人要冒认他为父亲!

后人对苏轼更大规模的“扯拽”则在思想文化领域内,董斯张总结说:“总是一个大苏,沙门扯他做妙喜老人,道家又道渠是奎宿。及阅《外纪》云:‘在宋为苏轼,逆数前十三世,在汉为邹阳。’公入寿星寺,语客曰:‘某前身是此寺僧,山下至忏堂有九十二级。’其薨也,吾郡莫君濛复有紫府押衙之梦。余戏为语曰:‘大苏死去忙不彻,三教九流都扯拽!’”^[7]这段话中提到了后人“扯拽”苏轼的一些事例,那么后人究竟是如何“扯拽”苏轼的呢?这种“扯拽”活动有什么意义呢?

苏轼的思想非常复杂,举凡儒、道、释各家思想中的合理因素,他不但兼收并蓄,而且融会贯通。正因苏轼的思想具有“三教合一”的性质,所以儒、道、释三家都能从中发现与自身合拍的部分,都可以合情合理地把这位名震遐迩的人物罗致麾下,以壮声威。苏轼最重要的身份当然是儒生,但由于宋代的儒学以理学为主流,而理学家的门户观念非常森严,所以程、朱一派的理学家根本不承认苏轼是他们的同道。苏轼生前受到程颐门人(即所谓“洛党”)的攻击之酷烈,丝毫不亚于来自新党阵营者。苏轼死后,从杨时到朱熹,程学的传人依然把苏轼视若仇敌,批驳贬毁,无休无止。清人黄宗羲虽在《宋元学案》中专立“苏氏蜀学略”一章,但也只把苏轼视为儒学的支流而未予以足够的重视。而且儒家是“不语怪力乱神”的,更不可能编造故事来“扯拽”苏轼。勉强算得上儒家“扯拽”苏轼的只有前身为汉人邹阳的传说,董斯张所云是据明人王世贞所编的《苏长公外纪》,其最早出处则是何蘧《春渚纪闻》卷六的《邹阳十三世》,原文如下:“蘧一日谒冰华丈于其所居烟雨堂。语次,偶颂人祭先生文,至‘降邹阳于十三世,天岂偶然;继孟轲于五百年,吾无间也’之句,冰华笑曰:‘此老夫所为者。’因请‘降邹阳’事,冰华云:‘元祐初,刘贡甫梦至一官府,案间文轴甚多。偶取一轴展视,云在宋为苏某,逆数而上十三世,云在西汉为邹阳。盖如黄帝时为火师,周朝为柱下史,只一老聃也。’”^[8]“冰华”就是苏轼去世时守候在他身边的钱世雄,何蘧自称亲闻此言于钱氏,当非杜撰。邹阳是以辞赋著称的西汉文士,但其言行基本符合儒家的准则,亦可算是儒生,况且钱世雄的祭文中将邹阳与孟子作对,这桩“扯拽”公案就与儒家发生了关系。今考刘攽(贡父)比苏轼年长十三岁,早卒十二年,两人生前交好,且喜互相嘲谑,但在他们的著作中不见此语,所以可能是出于他人的编造,也即“扯拽”。既然钱世雄在苏轼祭文中提到此事,可见这桩“扯拽”公案早在苏轼生前就已发生了,他并不是等到死后才“忙不彻”的!

道、释两家都是宗教,凡是宗教都会编造传说以自神其教,所以道、释两家“扯拽”苏轼的事例较多。先看关于道教“扯拽”苏轼的一个传说:崇宁、大观年间,蔡京当国,诏毁苏轼文集、墨迹,但到宣和年间忽然稍弛其禁,人们误以为那是梁师成向徽宗诉求的缘故,其实不然。自号“道君皇帝”的徽宗极度迷信道教,他下令建造了一座“上清宫”作为设醮之所,常常亲自驾临。一天晚上,徽宗命道士上章给天帝,道士匍伏在地下,过了很久才起身。徽宗问他为何去了这么久,道士说:“适至上帝所,值奎宿奏事,良久方毕,始能达其章故也。”徽宗又问奎宿奏事的具体情况,道士回答:“所奏不可得知,然为此宿者,乃本朝之臣苏轼也。”徽宗听了大吃一惊,从此稍稍改变了对苏轼的态度。此事在南宋广为流传,^[9]刘克庄咏元祐党祸云“稍宽末后因奎宿”^[10],王柏赞苏轼曰“奎宿精神,乌台縲絏”^[11],都是指此而言。无论当时果真有一个道士这般装神弄鬼,还是整个故事都出于齐东野语,这都算得上道家“扯拽”苏轼的一个事例了。所谓“奎宿”,又称“奎星”,即西方白虎七宿的第一宿,古人认为它是主管天下文运的神祇。说文名盖世的苏轼死后上天担任奎宿,倒也编造得合情合理。对于道家来说,把深得人心的苏轼拉入他们的神仙谱系,不失为明智的“扯拽”。

道家对苏轼还有一次不太著名的“扯拽”,就是董斯张所说的“吾郡莫君濂复有紫府押衙之梦”。董斯张是湖州人。“莫君濂”指莫濂,^[12]是北宋末年的一个太学生,也是湖州人。据何薳《春渚纪闻》卷六《紫府押衙》条记载,他曾于崇宁年间听莫濂自述:莫濂梦中行于西湖,看到一个身材颇长的人气宇轩昂地在前行走,身后跟着从者多人。路人指着那人说:“此苏轼翰林也!”莫濂少时就认识苏轼,就追上前去拜谒,说:“濂自为儿时,诵先生之文,愿执巾侍,不可得也。不知先生厌世仙去,今何所领而参从如是也?”苏轼回头一看,问道:“是太学生莫濂否?”莫濂说是。苏轼说:“某今为紫府押衙。”然后莫濂就从梦中惊醒了。同书中还说何薳曾看到苏轼在岭南的一纸手书:“夜登合江楼,梦韩魏公骑鹤相过,云:‘受命与公同北归中原,当不久也。’已而果然。”如果苏轼确曾写过这纸手书,则莫濂所云尚非空穴来风。但揆诸情理,多半两者均出虚构。相传韩琦死后成仙,名“紫府真人”。^[13]苏轼既为韩琦的神灵所召,自应在他手下任职,即所谓“紫府押衙”。据《云笈七签》卷六,“紫府真人”原来就是道教中的一位神祇,“紫府押衙”也应属于道教的神仙谱系,所以此事也是道教对苏轼的“扯拽”。

佛教本来善于说故事,它用来“扯拽”苏轼的故事也编得更加圆满周匝,生动有趣。苏轼对佛家素有好感,他喜爱游览佛寺、结交僧人,苏辙诗云:“昔年苏夫子,杖履无不之。三百六十寺,处处题新诗。”^[14]就是说的苏轼在杭州时遍游诸寺的情形。熙宁年间苏轼初赴杭州,与那里的湖光山色及士民僧众一见如故,恍若重到旧游之地。苏轼离开杭州后写诗给张先说:“前生我已到杭州,到处长如到旧游。”^[15]他到黄州后又写信给钱塘主簿陈师仲说:“轼于钱塘人有何恩意,而其人至今见念。轼亦一岁率常四五梦至西湖上,此殆世所谓前缘者。在杭州尝游寿星院,入门便悟曾到,能言其院后堂殿山石处,故诗中尝有‘前生已到’之语。”^[16]所谓“入门便悟曾到”,可能是一种假性记忆,但当事人确实会恍若旧游,所以苏轼对寿星院里的堂殿山石倍感亲切。此事在流传过程中踵事增华,最终在佛教徒嘴里形成了一个生动的故事。据何薳《春渚纪闻》卷六记载,寿星院的老僧则廉说:苏轼在杭州任通判时,与道潜一起初游寿星院。苏轼一登方丈之室,便回头对道潜说:“某生平未尝至此,而眼界所视,皆若素所经历者。自此上至忏堂,当有九十二级。”^[17]派人一数,果然如此。于是苏轼又说:“某前身山中僧也。今日寺僧皆吾法属耳!”此后苏轼每逢入寺,即解衣盘桓,流连忘返。云

云。这个故事在后代不脛而走,其实完全是向壁虚构的。道潜初识苏轼事在元丰元年(1078),其时苏轼正任徐州知州,道潜专程前往徐州,向苏轼献诗说:“野人弱龄不事事,白首丘壑甘忘情。神仙高标独未识,暂弃萝月人间行。”^[18]委婉地表达了初次求见的意思。苏轼见到道潜后极为赏识,写信给文同说:“近有一僧名道潜,字参寥,杭人也。特来相见。”^[19]他俩怎么可能在六七年前便结伴同游杭州寿星院呢?如果说此事发生在元祐年间苏轼任杭州知州时,那么此时虽然苏轼、道潜同在杭州而且常相过从,但这时的苏轼已是“前度刘郎今又来”,又怎么可能有“入门便悟曾到”的事情?况且则廉讲述了上面的故事后还添油加醋说,苏轼初来寿星院时他还是寺内的一个小和尚,每逢盛夏季节,苏轼袒胸露背在竹荫下纳凉,则廉曾亲眼看见苏轼“背有黑子若星斗状”。此话分明出于杜撰,可证则廉所云根本不可信。但由于这个故事编得相当生动,又是伪中有真(苏轼确曾有“前生曾到”的感觉),所以很快就流传开来。

释惠洪的《冷斋夜话》卷七中讲述了另一个苏轼前身为僧的故事:苏辙贬谪筠州时,云庵禅师住在洞山,两人时常相访。另有一个聪禅师是蜀人,住在圣寿寺。一天夜里,云庵梦见自己与苏辙、聪禅师一同出城去迎接五祖山的戒禅师。云庵醒来后觉得奇怪,清晨就跑去告诉苏辙。话还没说完,聪禅师也来了。苏辙叫道:“方与洞山老师说梦,子来,亦欲同说梦乎?”聪禅师说:“夜来辄梦见吾三人者,同迎五戒和尚。”苏辙拍手大笑,说:“世间果有同梦者,异哉!”片刻之后,苏轼的书信送到了,信中说:“已次奉新,旦夕可相见。”三人大喜,便出城相迎。走到离城二十里的建山寺,与苏轼相遇。坐定后,两个僧人争相把昨夜的梦告诉苏轼。苏轼说:“轼年八九岁时,尝梦其身是僧,往来陕西。又先妣方孕时,梦一僧来托宿,记其顾然而眇一目。”云庵听了大惊,说:“戒陕西人,而失一目。暮年弃五祖来游高安,终于大愚。”惠洪还说此事发生在五十年前,而苏轼此时刚好是四十九岁,意即戒禅师死后即转世为苏轼。这个故事编得更加生动、细致,所以流传更广,明人甚至创作了题为《明悟禅师赶五戒》的小说,一名《佛印长老度东坡》,说苏轼原是五戒禅师转世,后遇佛印点化云云。在佛教徒看来,戒禅师本是黄梅(今湖北黄梅)五祖寺的住持,乃宋初有名的高僧,说苏轼是戒禅师的化身,不但没有辱没其名声,而且还提升了其境界,惠洪就说“东坡盖五祖戒禅师之后身;以其理通,故其文涣然如水之质”。笔者不想争辩戒禅师与苏轼孰高孰低,我只想指出惠洪编造的这个故事也是对苏轼的“扯拽”。^[20]轮回转生之事本属荒诞不经,这个故事又由四个梦拼装而成,岂足置信!

苏轼性格坦易,胸怀宽广,对佛、道二教都有好感,与佛教的关系尤其密切。与此相应,佛、道二教中的人士也对苏轼非常友好。苏轼在杭州时,与许多僧人结为密友,天竺寺的海月禅师(惠辩)临终时派人去请苏轼,因苏轼忙于公事未能即来,海月遂留下遗言,一定要待其到达才可合棺。四天以后,苏轼匆匆赶到,海月趺坐如生,头顶尚温。^[21]苏轼贬至惠州后,杭州僧人不但向佛祖祈祷让他早日北还,而且派遣专人前去探望。苏轼的道士朋友也很多,交往不绝。然而苏轼并不是虔诚的宗教徒,所以他对佛、道二教一视同仁。苏轼平生写佛经甚多,但也经常书写道经。苏轼游历庐山,佛寺、道观逢着便进,无所厚薄。绍圣二年(1095)正月,苏轼与和尚昙颖、道士何宗一等同游罗浮道院与栖禅精舍。次年正月,苏轼又带着昙颖一起去看望患病的何宗一。^[22]这种举动,简直是展示“三教合一”精神的行为艺术,岂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所能做到的!所以虽然佛、道二教对苏轼的“扯拽”并无恶意,但这些故事则

绝不可信。苏轼既不是道教的“奎宿”、“紫府押衙”，也不是佛教的“戒禅师后身”或“妙喜老人”，^[23]苏轼是属于世俗的。如果说三教九流对苏轼的“扯拽”有什么积极意义的话，那就是证明了苏轼的崇高声望，只有深得人心的人物才会被各种流派争相拉拢。

元祐六年(1091)秋天，苏轼在清澈如镜的颖水上泛舟，临流照影，吟诗说：“画船俯明镜，笑问汝为谁？忽然生鳞甲，乱我须与眉。散为百东坡，顷刻复在兹。”^[24]水中的倒影为数众多且变幻不定，但真实的苏轼只有一个。这个真实的苏轼生前不愿白日飞升，临终时仍拒绝皈依西方净土，他生生死死都依恋着人间，他不属于任何宗教。

二、“百世之师”

苏轼卒后，李之仪赞曰：“载瞻载仰，百世之师。”^[25]的确，苏轼的文学创作不但光耀一时，而且泽流久远，对北宋以后的文学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苏轼的作品拥有最广泛的读者群，连朝廷的严厉禁令都不能阻止人们对其作品的热爱，一旦禁令解除，苏轼文集就迅速地风行海内。南宋的孝宗皇帝说：“至于轼所著，读之终日，亹亹忘倦。常置左右，以为矜式。”^[26]沉沦下僚的南宋诗人陈造说：“自我得苏集，玩阅几忘年。”^[27]陆游则记载了当时的一首歌谣：“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28]可见后人不但怀着审美目的去阅读苏轼，而且能从中获得实际的裨益。与此同时，苏轼的诗文在北方的金国也盛行一时，以至于清人翁方纲有“苏学行于北”之叹。^[29]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对苏轼作品的编纂、注释和刊刻非常兴旺，从而产生了形形色色的苏轼文集，琳琅满目，使人目不暇接。南宋的藏书家晁公武著录的苏轼文集已有七种之多，它们是《东坡集》、《后集》、《奏议》、《内制》、《外制》、《和陶集》、《应诏集》，合称“东坡七集”。另一位藏书家陈振孙则著录了苏轼集的各种不同版本，仅《东坡别集》就有杭本、建安本、麻沙本、吉州本等。^[30]要是让南宋的读者来评选最受欢迎的文学家，苏轼肯定高居榜首！

南宋学人在苏轼作品的收集、整理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传世的苏轼作品在南宋已大体收罗完备。更重要的是，南宋学人对注释苏轼作品也非常热诚，据同门张三夕教授统计，仅苏诗的注本就有十七种之多，而且出现了集注（有“四注”、“五注”、“八注”、“十注”、“百家注”等）、编年注（如《注东坡先生诗》）、分类注（如署名王十朋的《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等多种形式。这些注本的质量虽然良莠不齐，但其中的佼佼者则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准，例如被后人称为“施、顾注”的《注东坡先生诗》，由施元之、施宿父子两代相继与顾禧合作，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才完成全书。陆游在成都时曾与范成大谈论苏诗，范让陆游为苏诗作注，陆游却敬谢不敏，他当场举了好几个例子，说明苏诗“意深语缓，未易窥测”。但陆游对“施、顾注”却大加赞扬：“则于东坡之意，亦几可以无憾矣。”^[31]可见此注确实出类拔萃。“施、顾注”共四十二卷，除了专收翰林帖子及遗诗的第四十卷以及最后两卷《和陶诗》外，均为编年诗，苏轼的大部分诗歌的写作年代都已交代清楚，这对读者准确理解苏诗并知人论世有很大的益处。

苏词也受到南宋学者的关注，傅干曾撰《注坡词》，顾禧也撰有《补注东坡长短句》，后者已佚而前者尚存，成为最重要的苏词注本之一。

苏轼的散文向来无人全面作注，但南宋出现的《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则是一种重要的苏文选注本。此书由郎晔编纂，原为进呈朝廷的《三苏文注》的一部分，后抽出单行，故得此名。

全书六十卷,选文近五百篇,注释准确且条理清晰,文字校订亦胜于他本。

苏轼在南宋文坛上享有崇高的声誉,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王十朋说:“唐宋文章,未可优劣。唐之韩、柳,宋之欧、苏,使四子并驾而争驰,未知孰后而孰先,必有能辨之者。”^[32]可见苏轼已被列于唐宋一流古文家的行列。吕祖谦编选的《古文关键》是南宋影响最大的古文选本之一,此书共选唐宋古文家八人,其中苏轼文入选十六篇,为全书之冠。谢枋得的《文章轨范》是一部通代古文选本,苏轼入选十二篇,在宋代古文家中独占鳌头。南宋学人对苏轼古文的艺术成就与风格特征也有很准确的认识,比如黄震的一段话就说得十分中肯:“东坡之文,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至其混浩流转,曲折变化之妙,则无复可以名状。盖能文之士莫之能尚也。”^[33]

南宋人对苏诗的成就与特点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对苏诗中的比喻、用典、对仗、次韵等技巧都有非常深入的探讨,对苏轼诗歌的成就则推为北宋第一,或与黄庭坚一起视为北宋诗风的两大代表人物。胡仔说:“开元之李、杜,元祐之苏、黄,皆集诗之大成者。”^[34]吕本中则说:“自古以来,语文章之妙,广备众体,出奇无穷者,惟东坡一人。极风雅之变,尽比兴之体,包括众作,本以新意者,惟豫章一人。此二者当永以为法。”^[35]这是对苏轼与黄庭坚开创一代新诗风的贡献的高度肯定。另有一些宗唐贬宋的人,他们批评苏、黄的创作破坏了唐诗的规范,比如张戒说:“自汉魏以来,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36]严羽也指责说:“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37]这当然是对苏轼的贬低,但由于他们反对的正是异于唐诗的宋诗特色,所以这从反面说明苏轼已被公认为宋诗的代表。南宋诗人对苏轼的诗风也有不少精到的议论,比如陈造说:“东坡仙伯之文,韩、欧伯仲。其于诗,迈往劲直之气,溢于言外。而其严密腴丽,清而不浮,工而不露,学者与子美表里可也。”^[38]

与诗文相比,苏轼词在南宋的地位与影响都更值得注意。苏轼所开创的豪放词风在北宋的词坛上尚是空谷足音,没有引起多大的回响,直到北宋末年,李清照还在批评苏词“皆句读不葺之诗尔”^[39]。靖康事变改变了词史的进程,铁马胡笳惊破了歌儿舞女的浅斟低唱,婉约词风赖以生存的土壤一时不复存在,动荡的时代呼唤着与慷慨悲凉的时代情绪相适应的新词风,于是在苏词中初露端倪的豪放风格受到词人的重视。靖康事变后,有人在吴江桥上题了一首《念奴娇》,抒发“万国奔腾,两宫幽陷,此恨凭谁雪”的悲愤心情。^[40]苏轼写出豪迈奔放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已近半个世纪,到这时才有人逐句次韵,当非偶然。同样,靖康以后才有王灼站出来理直气壮地肯定苏轼的豪放词风:“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也绝非出于偶然。^[41]南宋词坛上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产生了以辛弃疾为首的豪放词派,从而使滥觞于苏轼的豪放词风发展成波澜壮阔的洪流。范开在《稼轩词序》中指出:“世言稼轩居士辛公之词似东坡,非有意于学坡也。自其发于所蓄者言之,则不能不坡若也。”^[42]其实,无论从词史自身的发展逻辑来看,还是从南宋词的发生背景来看,苏轼词风迟早要得到发扬光大,南宋的豪放词派肯定“不能不坡若也”。

金、元时代,传统文体的创作比较寥落,但是苏轼的影响却十分广泛。金人王若虚对苏轼的推崇甚至比宋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古文方面,王若虚认为“文至东坡,无复遗憾矣”,还说:“欧文信妙,讵可及坡?”^[43]在诗歌方面,王若虚认为“黄不如苏,不必辨而后知”^[44]。在词的方面,王若虚理直气壮地驳斥晁补之关于苏词“短于情”的说法,王说:“风韵如东坡,而

谓不及于情,可乎?彼高人逸士,正当如是。”^[45]“盖其天资不凡,辞气迈往,故落笔皆绝尘耳。”^[46]由金入元的元好问对苏轼不无微词,但他在论诗绝句中对苏轼诗风的批评是切中肯綮的,这并不影响他在总体上对苏轼的高度评价。元好问的诗文创作都受苏轼影响极深,清人翁方纲说“遗山接眉山,浩乎海波翻”^[47],可谓的评。苏轼的词风则对蔡松年、党怀英乃至元好问、萨都拉等金元词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只要把萨都拉那首次苏轼赤壁怀古词原韵的《念奴娇·登石头城》诵读一过,便仿佛重闻由铜琶铁板伴奏的临风浩歌。

明代文坛上充溢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论调,宋代诗文,尤其是宋诗,在明代备受冷落。在这种时代风气下,苏轼的影响也转入衰微,王世贞甚至说:“今虽有好之者,亦不敢公言于人。”^[48]然而明代文坛上宗派林立,明人立论又喜标新立异,所以某些明人对苏轼诗文的推崇反而远迈前代。比如陈继儒说:“古今文章大家以百数……谁不知有东坡?其人已往而其神日新,其行日益远,则千古一人而已!”^[49]袁宏道说:“苏公诗高古不如老杜,而超脱变怪过之。有天地来,一人而已!”^[50]明末的张溥甚至称苏轼的作品为“宇宙第一文字”!^[51]这些说法往往是由复古派极度贬低宋代诗文的观点所触发的过激言论,正如袁宏道在给张幼于的信中的自白:“世人喜唐,仆则曰:‘唐无诗。’……世人卑宋黜元,仆则曰:‘诗文在宋元诸大家。’”^[52]这种矫枉过正的评价当然难称公允,但也从侧面反映了苏轼的深得人心。抛开理论上的评判,明人对苏轼的喜爱仍是相当普遍的。王世贞说“操觚之士鲜不习苏公文”^[53],又称苏轼为诗坛上的“广大教化主”^[54],都说出了明人在诗文写作中普遍学习苏轼的事实。明人刻书量多而质低,以至于清人讽刺说“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但是明人刊刻苏轼文集倒有不小的功绩,他们热心搜罗苏轼的佚文,从而使较多的苏轼作品得以保存、流传。比如明成化本《东坡七集》,就比宋刊本更加完整。又如明末的茅维刊本《苏文忠公全集》,收罗苏轼古文相当完备(还收了东坡词二卷),后来成为中华书局1986年版《苏轼文集》的校勘底本。明代盛行诗文评点,印刷业又极为发达,所以出现了名目繁多的苏轼选集,这些选集良莠不齐,有的巧立名目如《苏长公密语》、《苏长公合作》、《苏长公文燧》,有的甚至语涉不经,如《东坡问答录》中有“东坡之妹,少游之妻”的无稽之谈。但是也有一些苏轼选集在选、评两方面都很精审,如袁宏道选、谭元春评的《东坡诗选》和李贽选评的《坡仙集》,都是很见手眼的选本。

清代学术远迈前代,而且基本上始于对明代学术的反拨,清人对苏轼的研究也是如此。清人对苏轼在文学艺术上的崇高成就衷心服膺,称扬备至,现在人所共知的“苏海”这个称号就是清人提出来的。清人对苏轼的诗词和古文都进行了远迈前人的深入研究,也给予了更加准确、深刻的高度评价,清人对苏轼的文学史地位的认定深刻地影响着现代的苏轼研究。对于清代的苏轼研究的具体情况,笔者已撰有专文予以探讨,^[55]此处不再赘述。

苏轼的影响不但笼罩着宋以后的中国文学史,而且泽流海外,对朝鲜、日本等邻国的影响尤其深远。早在北宋元丰年间,高丽人金觐就为两个儿子取名为“金富轼”、“金富辙”,后来金富轼果然成为高丽著名的文人,可见苏轼生前的影响就已远播异国。^[56]及至高丽朝中期,苏轼诗文大行于世,正如朝鲜时代的金宗直所追述的:“丽之中叶,专学东坡。”高丽高宗二十三年(1236,即南宋端平三年),《东坡文集》在高丽首次刊行。以李奎报为代表的文人学士莫不熟读苏轼,且在诗文写作中模仿其风格。年轻举子一待科举及第,即抛弃应试的时文而改习苏轼诗文,以至于当时流传着这样的话:“每岁榜出之后,人人以为今年又三十东坡出

矣。”^[57]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其后的朝鲜时代,连著名的性理学者李退溪都写过多首次苏轼原韵的诗。由于仰慕苏轼,朝鲜时代的诗人还将汉江边上的一处绝壁想象为苏轼泛舟的赤壁,并仿效其泛舟赏月,久而久之,竟成风气。李荇有诗云:“拟把汉江当赤壁,何妨壬戌作庚辰。”又云:“岁是壬戌也,人如赤壁然。”又云:“佳境向来惟赤壁,兹游倘亦继苏仙。”一唱三叹,可见仰慕之深!这种活动还从文学创作扩展到民俗活动,从而产生了传统民歌《赤壁歌》以及“赤壁船游”的民俗,在大邱的“花园赤壁”和安东的“芙蓉台赤壁”,每逢“七月既望”,人们便乘船游赏来纪念苏轼。

苏轼在日本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学术研究方面,在收藏、翻印苏轼诗文集的同时,日本的学人还亲自动手为苏诗作注。在镰仓、室町时代,以“五山”禅僧为主的学人热衷于为苏诗作注,先后出现了冠以《翰苑遗芳》、《脞说》、《天下白》、《蕉雨余滴》等书名的苏轼诗注,到后奈良天文三年(1534,即明嘉靖十三年),由笑云清三将上述数书合成一编,取“江、河、淮、济之四渎,流入大洋”之义,取名为《四河入海》,成为集大成式的苏诗注本。《四河入海》中保存了较多的宋人旧注,比如在“王十朋注本”中漏收的赵次公注以及在中国久已亡佚的施宿撰苏轼年谱,非常珍贵。此外,禅僧们自己所作的注中也时见胜义。到了江户时代,学人对苏轼作品的关注又从诗扩展到古文,在多种古文总集中对苏轼古文进行注释、评点,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近代。^[58]

三、“年年腊月拜坡公”

苏轼既以文采风流流芳千古,也以人格精神光耀青史。苏轼面折廷争的凛然风节、勤政爱民的仁爱胸怀都受到后人的高度崇敬,他在艰难处境中所凸现出来的坚强刚毅、乐观旷达的精神更得到后人由衷的钦佩。南宋初年的胡仔就指出:“凡人能处忧患,盖在其平日胸中所养。韩退之,唐之文士也。正色立朝,抗疏谏佛骨,疑若杀身成仁者。一经窜谪,则忧愁无聊,概见于诗词。由此论之,则东坡所养,过退之远矣!”^[59]的确,与韩愈相比,苏轼所受的贬谪、打击要严重得多,但是韩愈在南迁途中赠给侄儿的诗中就有“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的低沉之句,^[60]到潮州后上表朝廷,满篇尽是乞怜的哀词和颂德的谀词。苏轼虽贬至海南,却能以不忧不惧的精神傲视苦难,战胜黑暗,这是何等伟岸的人格力量!南宋的楼钥在《东坡画赞》中说:“出则凤鸣,处则龙卧。论议触海翻,声名塞天破。百谪九死,一毫不挫。呜呼!固已知前无古人,后有作者,殆恐无有过之者也!”^[61]真乃实至名归。

哲人虽逝,风范长存。苏轼在后人心目中的形象不但没有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渐趋暗淡,反而越来越光辉夺目、栩栩如生。苏轼生前,就常有人为他画像。为苏轼画过像的北宋画家有程怀立、李得柔、僧妙善等人。熙宁七年(1074),苏州画家何充为苏轼画了一幅“黄冠野服山家容”的像,苏轼作诗谢之。^[62]从元祐到绍圣,李公麟曾多次为苏轼画像,其中有一幅被黄庭坚记为“按藤杖,坐盘石,极似其醉时意态”的画像最为有名,^[63]据说清人朱野云所临摹的底本就是此像,使今人尚得约略睹其风采。据周必大说,苏轼暮年来到润州金山寺,看到他的族侄僧表祥为他绘的画像,感慨万千,挥笔题词,内有两句云:“目若新生之犊,心如不系之舟。”^[64]可惜我们已经看不到这幅像了,否则的话,一位目光炯炯的苏轼该是何等的生气勃勃!黄庭坚题杜甫画像说“常使诗人拜画图”^[65],苏轼则除了赢得文人学者的衷心尊敬外,